



The White Girl: A Hong Kong Tropical Noir Fatty Tale Co-directed by Jenny Suen and Christopher Doyle

OVER THE 彼岸 BRIDGE

PHOTO • Barry @ Otsk-Studio INTERVIEW • Terry & Sing TEXT • Terry Special thanks to HKAFF
我總覺得「條條大路通羅馬」這句話太廉價：有些事情，只能有一個解決方法；有些時候，接受其他方法，只是種退讓與妥協；有些彼岸，只能透過拍攝一部香港電影來解決。「如果主演的不是香港人，拍香港電影的意義便已經不再存在。」新進導演白海（Jenny）鏗鏘說道。她與攝影大師杜可風（Chris）聯合導演的電影《白色女孩》，說的是香港最後一條漁村中發生的愛情故事——你可以說，裡面講的是一條橋的故事——你甚至也可以說，這電影本身也是一道橋：二人通往夢想彼岸的漫長路途中的其中一道橋。



橋橋與大路。白海

電影中有兩種橋，一種是連繫大澳中水上棚屋的橋；一種是正在興建中的跨境龐然大橋。白海說，「其實我們對未來很焦慮。」並不是每條橋都能帶你走到夢想中的彼岸，有些橋是會導你步向無間道的。也許目前走的路並不夠快，也崎嶇得令步姿不堪華麗，但做人，最緊要是不要走歪。

搖到外婆橋

白海差一點就要擱置這個電影計劃。「我是新導演，所以一直都想找新人來演白色女孩。劇本在 5 年前已經寫好，卻總是找不到合適的演員。一來，我們有要求；二來，香港電影圈根本就不鼓勵起用新演員。」香港沒有，其他地方呢？「3 年前監製跟我說，《踏血尋梅》劇組遇上了與我同樣的問題，最終在大陸找了位很適合的演員。但我還是堅持，因為我劇本中的角色一定要由香港人來演，否則整件事就不同了。」確實，假如香港最後一條漁村的女孩這角色是由非港人來演，簡直是自打嘴巴。「直到兩年前遇到 Angela（袁澧林），交談 5 分鐘後我就知道她就是白色女孩。回家後我哭了幾個小時，感覺劇本上的文字終於可以呈現出來了。」

小路也能通

這套電影打著熱帶黑色童話 (Tropical Noir Fairy Tale) 的旗號，意思何在？「當初是 Chris 想出來的，目的是吸引 Joe 參演的。」她相當誠實。「邀演時我們寫了一封信給 Joe，Chris 想要吸引他一起來繪寫電影歷史，於是就想了這個類別。熱帶是指香港氣候這環境；黑色是神秘懸疑這風格；童話是地方起源這內容。」這樣說來，這語言藝術也說得不偽。「在戲中，這個角色是個用心觀察欣賞地方的 traveler，與消費觀光破壞地方的 tourist 是相對的。我和 Chris 想要找一位不太屬於電影工業的外國人，考慮到 Joe 一直在選片上都很願意冒險，合作過的東亞作者導演都很有態度，所以決定邀請他。」而事實上，飾演流浪旅人的 Joe 本人也相當有態度。「他不介意在島上與我們一起住在 Airbnb 的小房子，待人也善良而謙卑，正符合我和 Chris 心中的香港靈魂：自由，而堅毅。」

《白色女孩》的確不是一套大路的電影，你可以挑剔的地方仍有不少；不過，假如你願意傾聽著戲中吟唱著的〈今夕是何年〉，在時空與邏輯交錯中思考一下明月到底幾時會有，從而窺看到中心彼岸的輪廓，也是值得的。

「我很驕傲自己是觀眾與演員之間的橋樑。」Chris 在混沌話與玩笑話之間，認真地說了這句心底話。總是半醉人間的他，每當談及鏡頭下的演員時，都像是觸及他心中最柔軟的地方般，如夢初醒。「我的鏡頭沒有特別，只是演員的生活有所特別，於是我也能呈現出不同的生命、感受與旅程。我的攝影無關構圖或色調，而是通過接收演員給我的energy，再發放給觀眾。」

通往羅馬的大橋

有些人會過橋抽板，他這道大橋卻是心甘情願地攤著給人踏著過河。「我很榮幸曾與 15 位新導演合作過。」雖然我只敢將這準確數字當成虛數，但他提攜過的後輩確實不少。「一切都是 give and take 啊！新導演雖然會問一些較出乎意料的技術問題，超出我那麼多年的經驗所遇過的情況。當我自以為自己什麼都懂的時候，反而要想想才能回應。」這種接受問題的韌力，要多得他的老拍擋王家衛。「他總愛問，『老杜，你只能這樣子嗎？』，硬是推我去想到底能不能再好些。做人，最重要就是有這種 wonder。」

這位總愛憑直覺即興的藝術家，為了此戲與 Jenny 認真做了許多準備。「因為我們只拍 14 天，Jenny 與演員及美術談了

許多，我也做好燈光與攝影的功課。她很熟練，也很關心演員，所以拍攝都很順利。所以即使她是新導演也好，只要做好功課，就會有自信，我們之間便能互信。」關於準備，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論：將功課消化過後，心中自然能夠搭建出那個彼岸。「你曾經 focus 過就足夠了，可以 let go。拍電影一定要 open，天氣環境、演員情況通通都會變，在當下自己摸索出那個能量吧。」

流水有心戀落花

對於此戲「熱帶黑色童話」的定位，他最感興趣的是童話那部份。「童話，就有真與假的疑問。電影中，白色女孩可能覺得是真實的，但流浪者可能覺得是夢中的。」在這個如夢似真的童話中，男女主角在波濤洶湧的鶴咀海蝕洞裡初會的一幕最為美麗。「那幕很危險，海浪難以控制，不過激情本身也是非常危險的啦！其實我是有投放自己在男主角身上，一個經過世界的男人，當有女孩靠近時就會悄悄地保持距離。面對天真而迷失的白色女孩，男孩是應該做個 gentleman 的。最後那個不太完美結局，我認為是相當純潔而誠懇的，也符合了我和 Jenny 對人生的疑問。」

夢想中的彼岸也許目前還未到，但只要一直問自己「為何還未到」，一直向前邁步，總有一天會到的。■

小橋與流水。杜可風



《藍天白雲》：心癢與失智

前作《少年滋味》及《音樂人生》有口皆碑，金像導演張經緯首次挑戰劇情長片。《藍天白雲》講探員 Angela (鄧麗欣 飾) 調查患有心漏病的 Connie (梁雍婷 飾) 到底為何及如何殺死雙親，從中對照到自己與患腦退化症的父親 (黃樹棠 飾) 之關係。此片與《一念無明》及《點五步》一樣，都是由政府「首部劇情電影計劃」所資助，資金相當有限。沒有前者的巨星義助，也沒有後者的院校支援，張導以自控及專業完成此片，實在令人佩服。三年磨一劍，這劍確實鋒利，無論是構圖之細緻，分鏡之利落，配樂之精準，均是一絲不苟。Stephy 在《空手道》裡可觀的獨角戲都只證明她脫了胎，她在此片的警犯問話與父女對話才算是換骨：在出色對手面前依然有能力呈現出演技與能量，這是和《失戀日》中被金燕玲無情輾壓的阿寶不可同日而語。不過當然，她的兩個對手才是真正的討論重點。

心漏病在戲中主要有 3 點展現：首先是角色梁雍婷胸前的疤，彷彿被挖了心臟出來的，加上演員的不甘與頹喪，相當怵目驚心；然後是比喻「搔不到的癢」，體外痕癢也許還能以抓刮來飲鳩止渴，體內鐵線不適難耐之癢卻是比死更難受，難受得好比心中一直萌生之惡念。但數到最令觀眾感受深刻的必是像真得教人不安的心跳聲，隨著角色激動時同時加強加快，加上演員的崩潰式演出，由內斂到外放的堆疊水到渠成。至於父女線方面，就以女兒到安老院與父親坦白殺意的一段最為令人揪心，簡直是《月亮喜歡藍》療養院中母子對話的變奏：到底被法律與道德所限的孝義，有何意義？



《分貝人生》：難以名狀



我大概永遠都不會忘記開首的一幕：鏡頭由下而上拍著男主角揹著十多個空水樽，爬上數層樓高的水槽之後，開門發現裡面還是沒有一滴水。遠鏡拍著他站在內籠凹凸有致的水槽裡，竟有塔可夫斯基《潛行者》步入 The Zone 的奇幻與蒼涼——只是少了分詩意，而多了分無奈。由馬來西亞導演陳勝吉編導的《分貝人生》獲金馬獎最佳新導演及最佳攝影提名，講的就是「分貝」加起來的故事——「貧」。男主角阿強 (陳澤耀 飾) 勉力照顧著六歲養妹惠珊 (陳彥斐 飾) 與精神不穩的母親 (張艾嘉 飾)，只要一家尚在，仍苦得快樂。直至妹妹不幸在車禍中逝世，因為本是孤兒的她並沒有身份證明文件，只能一直留在太平間。為了領取遺體，阿強只能走進卡夫卡式的永劫奮鬥，獨對洶湧而至的難題。

有人形容此片為馬來西亞版《一念無明》，也許便於宣傳但總覺得有所不同。阿強並沒有被家庭體制勞役的鬱抑，反而家庭與親情才是他唯一的歸宿。心理完全平衡，一切都是貧窮惹的禍。戲中馬來西亞的貧窮、體制與歧視，比照顧病患本身更令人痛苦。我們並不知道張艾嘉的角色是遇上何事而患病，患上的又是什麼病，但人生又豈是如此明明白白的呢？陳導苦笑跟我說，「有些影評確實覺得不明不白不合理，自信做了足夠資料搜集的我唯有鼓勵他們拍出眼中的實況吧。」記得以前音樂老師跟我說，莫扎特是窮死的：他的病並不致命，只是滴水穿石般把人貫穿了。有些地方的有些人所生的病，便是這種難以名狀的窮病。■